

禮儀中的聖經

啓示、宣講和慶祝

向洋¹

本文由表及裏，從聖經文本的形成、經文在禮儀中的運用，到以聖經為基礎的信仰所決定的禮儀崇敬內容和慶祝結構，突顯聖經和禮儀的緊密聯繫。作者認為理解禮儀與聖經之間關係的關鍵在於，藉著救恩事件的啓示、宣講、慶祝和聖神的工作，天主聖言成為慶典臨現於世、拯救人靈，在每一代人的當下慶祝中不斷地被更新和傳遞。

前言

聖經和禮儀之間關係密切，聖經注重救恩奧蹟的彰顯和宣認天主的奇妙化工，而禮儀則是奧蹟此時此地臨現的有形標記，是對救恩事件的紀念和實現。聖奧斯定曾稱聖經的宣講為糧食和宴席，聖經的實際功能主要表現在聖事的慶祝活動之中。發展到中世紀，由於隱修制度重視內在靈修，基督徒生活的重點由外在的聖經宣講轉向依賴天主的恩寵在人靈上的聖化與個人生活的革新，對聖經的興趣遂轉為內在的、神秘的經驗詮釋。十四世紀時，對聖事及其功效的關注淡化了聖經宣講的救贖功

¹ 本文作者：向洋，中央民族大學宗教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禮儀神學、聖保祿六世思想。著有《教宗保祿六世與當代天主教禮儀更新》（香港：原道交流學會，2021）。

能，聖經在教會中的作用被減弱。受新教「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改革運動的衝擊，梵二大公會議改革的方向是重振教會對聖經的關注。《啓示憲章》(*Dei Verbum*)明確教導教會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並強調「特別在聖禮儀中，教會不停地從天主聖言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筵席，取用生命之糧，而供給信友們」(DV 21)。

梵二大公會議對聖經和聖體的重視，在《禮儀憲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中亦有佐證，後者指出組成彌撒的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嚴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敬禮行動。然而在實踐中，人們的觀念仍然是：禮儀慶典(聖事)給予「恩寵」，而聖經中的話語給予「教理」。換言之，聖事是有效的，而聖經只是準備聖事和教導，只是慶典的前奏、聖禮的填充和裝飾。因而有必要釐清禮儀與聖經的關係，因為教會建基於「天主聖言」(*Verbum Domini*)²上。教會是天主聖言的居所，尤其在禮儀中，聖經被宣講、詠唱和通過具體的標記被表徵出來。聖經是天主的啓示，將對救恩事件的紀念筆之成文，是新舊約天主子民的信仰結晶。以聖經為基礎的信仰，決定了禮儀崇敬的慶祝結構和內容。³同時，禮儀崇敬的行動也形塑了聖經，早期禮儀

² 「天主聖言」在不同的語境下有多重含義，如指降生成人的永遠聖父之子耶穌基督的位格；指天主在救恩史中，藉著先知們的發言；亦指宗徒奉復活主耶穌之名所作的宣講，透過教會生活的聖傳傳遞；也指被見證和在聖神默感下寫成的新舊約聖經。參：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宗座勸諭(2010)，7節。

³ 參：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聖經與禮儀〉，《公教會聖經百科全

慶典所使用的禱文，是聖經文本最初的來源；且禮儀是教會聖傳的載體，成文後的聖經以合時的和生活化的方式，在禮儀中不斷地被慶祝和詮釋。

一、最初的啓示中：禮儀和聖經的交織

禮儀和聖經之間，是否可以被認為是以一種自然的、不可分割的，因而也是牢不可破的關係交織在一起？或者，恰恰相反，兩者可以被認為是各自獨立的、自主的、來源於不同的世界，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場合接觸時才會相遇？無疑，與禮儀沒有直接關係的特定歷史、社會、文化和政治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聖經的形成。另一方面，禮儀本身也有自己在歷史中的發展，並不取決於聖經的影響。然而，從天主啓示的源頭出發，可以發現禮儀和聖經在它們的起源中，確實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Enzo Appella 指出：「禮儀和聖經是從救恩事件中誕生，聖經是它的解釋，禮儀是它的宣告和必要的慶祝。」⁴ 救恩事件的古老記憶（聖經文字記載）在基督徒慶典的喜悅中復活。

聖經常被視為一本書或一套著作，供人閱讀。聖經的內容很豐富，雖不是全部，但它的許多篇章在被納入正典之前，曾是在禮儀節慶中被誦讀的文本。在被納入聖經正典的必要條件中，一冊經卷不僅要顯示出其宗徒性起源，而且還必須在禮儀

書》（臺北：光啓文化，2022），1427 頁。

⁴ Enzo Appella, *Bibbia e liturgia nella loro relazione strutturale. Una riflessione*, https://www.diocesisantangelo.i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0/02/Bibbia-e-liturgia_don-Enzo-Appella.pdf, p.10.

慶典上被宣讀過。即使當聖經正典處於最後形成階段時，其內容也逐漸被組織起來，以首先適應在禮儀中的使用，如彌撒結構中會眾的回應和歡呼：進堂式中，主祭用「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參：詠四—5）回應教友們的懺悔之情；在聖道禮儀中，歡呼「阿肋路亞」（詠一四六1）。

《聖詠集》在聖經中占有相當重要的篇幅，天主子民對聖經的虔誠回應，被認為是同一聖經的組成部分，即人在祈禱中向啓示的天主說話的回應，本身就成了神聖的話語。

聖經文本保存了早期許多關於猶太信仰和基督信仰的禮儀資料。從接受上主啓示，帶領以色列人出離埃及，到西乃山寫下十誡，梅瑟以律法作為建立社群的基礎；從聖殿被毀到以色列建國，天主不斷彰顯自己，使自己為人所知，以便於與以色列建立盟約。

早期關於天主啓示計畫的這些救恩事件及預像——「依撒格的誕生；離開埃及（逾越和出谷）；恩許賜予福地；選立達味；天主臨在聖殿裏；充軍的淨化以及『卑微的遺民』的回歸」（《天主教教理》1081）——在以色列人的逾越節和帳棚節等節日中被反覆紀念。用節日慶祝來紀念天主的這些降福，記住上主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成為猶太人的一種感恩行動，藉此培養上主將永遠與以色列人同在的希望。這樣，慶祝中的儀式反過來又喚醒了人們的記憶。再次得到祝福的反饋！喜樂來自上主的話語，並在讚美、相信、和平的祈禱中歸向上主。以色列傳統的敘事結構以此流傳下來。通過它們，過去的救恩事件在以色列人的

禮儀聚會中得到了紀念和更新，並將自己的生活融入其中。

舊約時代對這些救恩事件的原始慶祝，為新約時代的基督徒而言，藉著對耶穌逾越奧蹟的慶祝而得以延續。教會在慶祝活動中宣講同一個基督的奧秘。禮儀慶典中，她同時宣講新舊約聖經。在舊約中，新約被隱藏；在新約中，舊約被揭曉。舊約和新約的救贖經驗具有內在一致性，舊約的預言在耶穌身上實現了。聖盎博羅削（St. Ambrosius）指出：「聖子藏在律法裏，遮在先知的幔子裏，在傳福音的時候應驗了……藉著經文的相互對照可知，祂不僅在我們中間降生成人，而且成為萬有之中的萬有。」⁵ 從被慶祝和祈禱的經文中可以看到，在救恩事件中，說話的天主交託了自己、啟示了自己，使自己為人所知。在信仰中，與祂的子民、祂的教會訂立了新的盟約。

由此可見，從作為早期信仰團體生活的公共歷史事件的基本經驗，到聖經對上主啟示的解釋，再到禮儀對救恩事件的慶祝，聖經與禮儀於誕生之初便已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已經實現的救恩事件為中心，聖經和慶祝救恩行動的早期信仰團體之間，有著深刻的關係。慶祝本身即是一個感恩行動——信仰團體當中的每一個個體，即是天主救恩的屬靈成果。在時間層面上，這個團體不僅作為救恩事件的見證人，也是救恩事件的守護者和首席解釋者。團體成員的禮儀性慶祝逐漸呈現為一種穩定模式，在以後的敬拜中被忠實地接受和重複。他們因此成為承載

⁵ S. Ambrogio, *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am*, VII, 188: CCL XIV, 279.

救贖事件的聖言的守護者。總之，聖經一方面是對救恩事件的解釋和記憶，是救贖的承載者，充滿了神聖的拯救力量；另一方面也為後續的禮儀慶典提供了規範的記憶和儀式實踐。⁶

二、禮儀是天主聖言的特選場所

天主在啓示中，通過先知的預言和教會團體的生活，向祂的子民說話。聖經正典確立之後，對其詮釋的一個基本準則是：聖經首先該在教會的生活內詮釋。⁷ 藉著聖神的啓示，聖經在教會內逐漸形成，它內在於教會的生活之中。早期信仰團體的禮儀生活和對外活動，構成了聖經寫作者文學寫作的生活背景和記載的主要材料；同樣，每一代人對聖經的詮釋，也應置身於他們所在的團體生活和信仰之中。教會生活經驗的厚度，能夠促進在基督信仰內對天主聖言的真正認識，教會禮儀將聖經的宣講放在聚集於基督周圍的信徒群體中，為他們提供了接近天主聖言的最適宜場所。本篤十六世在《上主的話》(*Verbum Domini*)勸諭中指出：「教會為『聖言的居所』，首先要注意神聖禮儀，因為它是天主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對我們說話的特選之地；祂今天對祂的子民說話，他們則聆聽和回應。每個禮儀行動，

⁶ Cf. Anscar J. Chupungco, O.S.B, *Handbook for Liturgical Studies: Introduction to the Liturgy - Volume 1* (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7), p.34.

⁷ 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宗座勸諭（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2011），29 節。

按其本質是充滿天主聖言的。」⁸

禮儀是天主聖言的特選場所，即使它不是唯一的場所。顯然，天主透過每人生活中的事件、個人對聖經的研讀和祈禱等很多方式向祂的子民說話。然而，禮儀是天主的特選之地，因為在禮儀中，天主的子民聆聽聖經作為慶典的一部分，而這慶典在慶祝基督將自我奉獻給天父時達到它的高峰。⁹ 此時，在聖祭禮儀當中，天主聖言以聖事的方式成為血肉，道成肉身的天主聖言成為基督徒團體當中的真實臨在者。¹⁰ 但是天主聖言和禮儀之間這種在聖道禮與聖祭禮中的完整聯繫，是否自古以來就具權威性？就聖經而言，它是二元論中被削弱的一方：梵二大公會議前幾個世紀以來，教友們不再直接接觸聖經，甚至它沒有一個特別受歡迎的崇敬儀式。重新重視聖經，讓人意識到它在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梵二大公會議中最富有成果的事件之一。

⁸ 同上，52 節。

⁹ 參：禮儀聖事部：《講道指南》（2016）（香港：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編印，2019），4 節。

¹⁰ 「用保祿六世的話來說，『我們稱這種臨在為真實的，這說法並非是排他性的，好似其他的臨在是不真實的：但這臨在是最卓越的，因為它是實體的臨在，而且既是天主、又是人的基督整個地藉此臨現』。這話再次闡明了特倫多大公會議永遠真實的教導：『藉著餅與酒的被祝聖，餅的整個實體，被轉變成為我主基督身體的實體；酒的整個實體，被轉變成為祂寶血的實體。這種轉變，天主教會恰當地、正確地稱之為餅酒的實體轉變（transubstantiation）』」，轉引自聖若望·保祿二世，《活於感恩祭的教會》，15 節。

梵二大公會議後的聖道禮儀不再是「彌撒的預備式」，而屬慶祝中的重要一部分。禮儀在本質上以慶祝為目的，是一種崇敬行為，「組成彌撒的兩個部分，即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彼此嚴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敬禮行動」(SC 56)。這一原則是梵二大公會議後禮儀改革的基礎，改革要求為信友提供更多的聖經內容，通過將聖經的慶祝置於第一部分來構建彌撒慶典。¹¹

(一) 聖經與聖道禮儀

1. 《彌撒聖經選讀規程》中的聖經宣報與講道

梵二大公會議後頒布的《彌撒聖經選讀規程》(*Ordo Lectionum Missae*) 表明主日和平日的讀經內容得到增強，人們可以聽到聖經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主日的感恩祭中，三篇讀經的古老傳統再度得以恢復。¹² 藉這三篇讀經，教會將救恩史的各階段緊密整合，綜合地將之紀念、宣告。在平日彌撒中也有兩篇讀經，

¹¹ Silvio Zonin, "La Parola di Dio nell'azione liturgica, per la vita", *Esperienza e Teologia* 1 (1995), pp.93~107, p.101.

¹² 「讀經一選自舊約（復活期除外，在此期間第一篇讀經選自《宗徒大事錄》），讀經二選自宗徒時代的作品（宗徒書信或《默示錄》），讀經三選自四部福音。在主日團體聚會的時候，四部福音的大部分都會被宣讀。它們以三年一個周期重複的方式被分配：甲年宣讀《瑪竇福音》；乙年宣讀《馬爾谷福音》；丙年宣讀《路加福音》。因為《馬爾谷福音》的篇章較其他的福音內容更短，因此從乙年的第十七主日到第二十一主日，就宣讀《若望福音》第六章有關增餅奇蹟和生命之糧的言論。在四旬期和復活期期間，則四部福音交相宣報。」參：潘家駿，《感恩聖事：禮儀與神學》（臺北：光啓文化，2012），171 頁。

讀經一以兩年為一周期循環，選自舊約及宗徒書信或《默示錄》；讀經二則選自福音，以一年為一個重複週期。在彌撒讀經的選編方面，存在著一種等級制度——福音書的誦讀是聖道禮儀的高峰。為此，讀經一和讀經二，均按照舊約和新約的既定順序，深化團體的救恩史意識。每日選編的福音書都為信仰團體提供了慶祝救恩事件的某個視點，從中可以重新解釋和理解與該時段禮儀慶祝相關的逾越奧蹟。

《彌撒聖經選讀規程》的上述結構安排，不但為教友提供了重要的聖經經文，而且藉著新舊約選讀的關聯，即以基督及其逾越奧蹟為核心的關聯，使教友更容易明白天主計畫的一致性，更深刻地了解所參與的奧蹟。「在禮儀中，尤其是感恩祭中宣講天主聖言，與其說是一個默想和傳授教理的時間，不如說是天主與祂子民交談的時間。在這交談中宣揚救恩的奇事，而且不斷重申盟約的要求。」¹³ 教會通過聖經選讀的悉心安排，為教友提供豐富及適當的聖經滋養，並在周復一周、年復一年地循序漸進中，一次比一次更深入耶穌基督的奧蹟，使與天主的盟約歷久彌新。

2. 聖經與講道

宣讀聖經（*Lectio Divina*）和講道（*Homilia*）就像是傳播天主啓示的兩個互補渠道，在聖道禮儀中緊密相連。教宗保祿六世所

¹³ 若望保祿二世，《主的日子》宗座書函（1998）（台北：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1998），41 節。

頒布的新禮彌撒經書恢復了講道，並使之成為聖道禮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講道是禮儀的一部分，為滋養信友生活是需要的，應極力推崇。應按所慶祝的奧蹟及聽眾的特殊需要，闡釋所讀的聖經、彌撒常用經文或本日彌撒的專用經文。」¹⁴ 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改革後，彌撒講道中使用更豐富的聖經經文材料，以敞開聖經的寶庫，為教友準備更豐盛的天主言語的餐桌（參：SC 51）。

恢復講道有助於加深對教友的培育，幫助教友提升對聖經的領悟，促進他們更積極地參與彌撒、融入教會，並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充分發揮經文的效力。聖道禮儀中，每位參與者對聖經有不同的職責：「對信友而言，就是要聆聽和加以默想；至於講解聖言，則只屬於因所領受的聖秩而有訓導職務的人，或是那些受委任執行這職務的人。」¹⁵ 因為教會視講道為崇敬的一個組成部分，講道的內在禮儀本質，及聖言的餐桌和祭臺的餐桌間的密切聯繫，要求它只能由受秩領導教會舉行崇敬的聖職人員來實行。講道在感恩祭中享有超然地位，不同於一般教理講授，接受過良好培育的教友可以在其他場合提供關於聖經的指導。

¹⁴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2002），65 節。

¹⁵ 《彌撒聖經選讀規程》，8 節：轉引自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29 節。

（二）聖經與聖祭禮儀

耶穌復活後，曾在厄瑪烏顯現給克羅帕和另一位門徒，祂在路上陪伴失望的他們，「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路廿四 27）。在耶穌的講解下，兩位門徒開始對聖經有了新的理解，領會到耶穌的受難不再是失敗，而是完成和新的開始。主的話語打開了他們的心，激發出他們的愛德，遂請求旅客耶穌與他們「一起住下，因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廿四 29）。但是耶穌的那些話語未能完全滿足他們，直到耶穌拿起餅祝福、擘開、遞給他們後，「他們的眼睛開了，才認出耶穌來」（廿四 31）。如此，他們方才獲得返回耶路撒冷與其他門徒重聚共融的力量。

厄瑪烏的傍晚，「擘餅」是一個記號，兩位門徒正是在「擘餅」當中認出了復活的主。在最後的晚餐中，耶穌藉祝謝餅酒建立了聖祭禮儀。他「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為紀念我。』晚餐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這樣行，為紀念我』（格前十一 23-25）。若沒有呼求聖神和念祝聖經文，餅酒只是普通的餅酒，但在聖祭禮儀中頌念這些經文後，天主聖言以聖事方式成了血肉。聖祭禮儀的核心是按這些經文的命令和描述，重演耶穌之所說、所行，以此紀念祂十字架上為人類所作的犧牲。聖祭禮儀開導信友去明白聖經，就像聖經光照並解釋聖祭禮儀的救恩奧蹟一樣。除非信友明認主在感恩聖事中的真實臨在，否則對聖經的理解便不完整。因此，

教會以同等的敬意尊崇聖經和救恩奧蹟，並時時相聚舉行逾越奧蹟，一起誦讀「全部經書論及祂的話」（路廿四 27）。¹⁶

禮儀既然是宣布、聆聽和慶祝天主聖言的特選場所，禮儀慶典延續地、整全地和有效地宣講天主聖言，那麼，天主聖言即是在禮儀活動的背景下被恭聽和踐行。反過來，禮儀也是天主聖言的果實。如果沒有天主聖言，被召者的聚會將只是一群人的簡單聚集。每一項禮儀行動的本質均植根於聖經，建構禮儀的語言和動作都是在宣告天主聖言。在舉行禮儀時，聖經極其重要，除了宣讀、講道所解釋的經書和所唱的聖詠是從聖經而來之外，「禱詞、祈禱文，和禮儀詩歌，也是由聖經啓發激動而來的；還有動作與象徵，也都是由聖經內取意而來」（SC 24）。因此，聖經構成了彌撒禮儀的基本成分。彌撒之外，聖經在其他聖事、時辰頌禱禮，以及聖儀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聖經的豐富寶藏在這些禮儀慶祝活動當中得到揭示。這些慶祝活動從聖經當中汲取力量，同時以新的解釋豐富聖經，教友們從中享用天主聖言和基督聖體的這雙重而又具有同一性的聖筵，獲得他們基督徒生活的合一滋養（若十七）。

三、聖經與禮儀慶祝的結構和內容

聖經是基督信仰的源泉，是教會在禮儀中慶祝信仰的依據。一如前述，由舊約至新約，根據信仰規定的基督宗教禮儀基本形式逐漸形成。禮儀和聖經之間，互為依據。教會禮儀崇敬唯

¹⁶ 參：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55 節。

一真神，這是十誡中的第一條誡命。對這唯一真神的崇敬，爲此而制定的祭祀禮規，明確記載於舊約的律法書上。從舊約向天主祭獻羔羊，至耶穌在十字架上代替人類祭獻自身，以聖經爲基礎的信仰形塑了禮儀崇敬的內容和結構：耶穌既是天主，也是人；他既是大司祭，也是祭品。

《創世紀》和《出谷紀》記載了祭祀史的起始事件：從亞巴郎獻祭的故事開始。亞巴郎將兒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的木柴上準備宰獻時，千鈞一發之際，天主制止了他，賞了他一隻羔羊，亞巴郎又把這羔羊獻回給天主（參：創廿二 1~13）。正如《羅馬禮典》所說：人類「從禰的恩物中」（*de tuis donis ac datis*）作祭獻。《出谷紀》建立逾越節禮儀，訂定了祭獻逾越節羔羊的法規（參：出十二 1~14）。這羔羊是以色列首生子免於死亡的贖價，「時期滿全」之際，歸屬於天主的是獨生子——「耶穌是頭胎男兒」（路二 7）、「在眾多弟兄中作長子」（羅八 9）、「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羅一 15）。在祂內，所有的首生者，包括衆人和整個受造界得到祝聖。這祭獻是禮儀年和主日紀念的核心。

梅瑟只是按天主在山上指示的樣式建了會幕；達味獲天主寵愛，曾懇求爲天主尋找一個住所；但只有撒羅滿爲天主修建了聖殿。然而，至高者本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之中（參：宗七 44~48）。透過先知們的口，天主表示祂並不悅納聖殿裏的祭獻：「我痛恨厭惡你們的慶節；你們的盛會，我也不喜悅；即使你們給我奉獻全燔祭和素祭，我仍不悅納；即使你們獻上肥牲作和平祭，我也不垂顧」（亞五 22~23）。至高者「喜歡仁愛勝過祭獻，

喜歡人認識天主勝過全燔祭」(歐六 6)。新梅瑟耶穌將帶領人脫離性祭之不足，以潔淨舊聖殿、啓用新聖殿——耶穌基督復活的身體——爲人類重建崇敬天主的地方。耶穌去世的那一刻，聖殿帷幔從上而下裂開，舊有聖殿的功能便「失效」，它不再是天主的「腳凳」，不再是天主臨在之所，即使天主的榮耀曾經降臨於它。當真正的崇敬即聖子的自我奉獻出現時，以替代品所作的暫時性祭獻便告終結。聖殿被廢止，遂開啓了崇敬的普世性原則：「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若四 24)。主基督即是這神性真理、生命的真理。

以色列人充軍之後，可見的聖殿即被毀滅，他們不再擁有由律法所規定的、公開的、團體的崇敬天主之禮。贖罪祭和全燔祭已不再舉行。在流亡中，以色列人越發感受到他們的受苦經歷，及他們向天主所作的懇禱——唯在祂面前將自身作爲「肥牲」和馨香的祭獻，才是他們應作的崇敬。「言」，祈禱內的說話就是祭獻。它由人發出，連同人的整個存有，一起上升到主面前。當人自己與「言」相符，並透過信仰而成爲「言」後，他就成了祭品，成爲天主在世上的真榮耀，祈禱之言開始被提升至等同於祭獻。

從巴比倫流徙之地返回故鄉後，以色列人聚集於耶路撒冷，在水門廣場前，靜聽「梅瑟法律書」，藉以重建他們的民族身分(參：厄下八 1~3)。這些事實表明，猶太教會堂制度很可能出現於流亡時期。隨著聖殿(主前 586 年)受到摧毀，祭祀儀式亦遭受到毀滅性打擊，亞郎一肋未家族的司祭制度逐漸式微，流亡後的

選民們聚集在重建的會堂中，聆聽律法成爲一種常例。教會的崇敬行爲源自會堂，《路加福音》有關於耶穌曾在納匝肋會堂宣講的記載：祂在選讀《依撒意亞先知書》的內容後，把書卷交還給侍役並對他們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路四 21）。這是基督徒禮儀的聖道禮儀的雛形，今天，藉著聖職人員，那位久遠以前在納匝肋會堂中講話的主，正在教導祂的子民。

新約繼承了舊約神學，把祈禱等同於祭獻。然而，同時又超越了這以「言」所作的祭獻。若只有「言」，仍顯不足，人們更期待聖殿以一種淨化的方式復興。以「言」作祭獻的思想，在「聖言成了血肉」之後達致圓滿，祂把一切「血肉」之人引進天主的榮耀之中。¹⁷ 聖子的道成肉身和逾越奧蹟意味著天人之間的和解得以實現、原始正義得以恢復，這也就意味著天主重新臨在於祂的創造物中，理性受造物因原罪而招致的懲罰也被消除。因此，救恩不再是一個需要盼望的現實：既然存在，就只需要接受它。

因此，耶穌以血肉之軀，對人的痛苦和渴望感同身受，並藉著感恩祭以自己作祭品，親自帶領眾人向天父祈禱，且留下獻祭的範式，爲眾人白白賜下祂的救恩。所以，基督信仰內的許多禮儀元素雖然源自以聖殿爲依歸的會堂、源自早期以色列人的崇敬禮儀，卻又別於既往。教堂有別於會堂，教堂保留了

¹⁷ 參：拉辛格著，李子忠譯，《禮儀的真諦》（香港：良友之聲，2013），27~36 頁。

會堂的聖道禮，但經櫃裏所供奉的梅瑟律法書（*Torah*）被福音書所取代。基督說：「梅瑟是指著我而寫的」（若五 46）。福音書並不廢除律法書，而是解釋它。每一座教堂還建有別於會堂的祭臺，教會在祭臺上面舉行感恩禮。因此，教會禮儀既保存了舊約中的一些敬禮要素，又在新聖殿——基督復活的身體中——舉行慶祝禮儀。由受造物的言（犧牲）——人所禱的言——道成肉身的聖言的祭獻，教會禮儀既以聖經信仰為基礎，因此受聖言的支配，在宣講新舊約經文，紀念聖經所見證的天主救恩行動，並在聖祭禮使之臨現中，逐漸形成關於救恩事件宣講（聖道）與慶祝（聖祭）的基本結構：宣讀天主的聖言、回應聖言、感恩讚頌、祈禱懇求天主的憐憫。

四、聖言慶祝中的聖神幅度

基督的教會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內和舊約中奇妙地妥善準備之後，聖神在聖事的救恩計畫中完成舊約的預像。在新約基督奧蹟的慶祝中，教會也是藉著聖神的共融力量，與基督相遇於禮儀。禮儀中，聖神的工作常緊隨天主聖言，準備會眾的心靈與基督相遇，在他們身上產生實效。藉著這位施慰者，「天主聖言成為禮儀行動的基礎，及我們整個生活的規範和支柱。這同一聖神的行動……把在宣布天主聖言時，為全會眾所說的一切，個別地帶入每人心中，聖神在強化眾人合一的同時，也促進神恩的多樣性，並使這些神恩多面的行動產生美果。」¹⁸

¹⁸ 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52 節。

禮儀是救恩奧蹟的紀念，主要在感恩祭中，並以類似的方式存在於其他聖事中，而聖神激發了教會的記憶力，使會眾在聖事中想起聖經所記載的一切（參：若十四 26）。同一聖神引領會眾，更深徹地進入福音內，包括以下要素：

聖經：聖神賦予所宣報的聖經以生命，使參與禮儀的會眾記起經文所宣布的救恩事件，準備他們的心靈領悟天主聖言。聖神透過禮儀慶典的言語、行動和象徵，使會眾與基督建立並維繫活生生的關係。宣讀聖經並不止於教導，它邀請人做出信德的回應。在淨化內心的聖言中，參與禮儀的會眾藉著聖神賦予的信德恩寵，接受聖言在心中的所啟示的內容，並踐行於自己的生活之中（《天主教教理》1102）。

紀念：禮儀中的紀念是一種具有聖經結構的慶祝。聖道禮中，聖神使會眾記起聖經宣報的救恩事件。聖祭禮源於耶穌對餅酒的祝謝，他明確吩咐門徒也這樣行，為紀念他（參：格前十一 24~25 和對觀福音的晚餐敘事）。聖神聖化這些餅酒，藉著紀念基督的奧蹟，喚醒教會的記憶，宣認上主的仁慈和信實，激發會眾的感恩和讚頌。

聖神實現基督奧蹟：教會禮儀不只記起救恩事件，而且基督的奧蹟藉著聖神的德能，臨現在禮儀中。每次慶祝，教會祈求天父派遣聖神，聖化餅酒成為基督的體血。如此，聖神使禮儀經文、標記與象徵，成為真實且含有救恩效果的現實，使基督的救贖以一種有效和動態的方式臨現於此時此地。禮儀行動中，舉行禮儀慶典的會眾在「聖神的共融」中合一，團聚在基

督奧體內。¹⁹

在禮儀中，聖神是天主子民信德的導師，新約聖事的工匠。祂準備會眾的心靈聆聽聖言，與基督相遇；祂使會眾在經文的宣講與重複中發現與回憶基督；祂以其聖化德能，使經文所祝謝的餅酒成為基督真實的臨在；最後，藉著天主聖言的教導，參與感恩祭而獲得滋養的天主子民，在聖神的推動下，與教會共融，結合於基督的生命與使命，獲得愛德行動的力量。

總 結

禮儀的本質是慶祝，是對救恩奧蹟的回應。天主聖言的慶祝是一個崇敬的行動，在禮儀中達到其最大效果。理解禮儀慶典與天主聖言之間關係的鑰匙在於：天主聖言成為慶典，而慶典是天主聖言以最適宜的方式臨現於世。天主聖言是慶祝的預備，而慶祝本身正是天主聖言的臨現。每次慶祝，聖神以其聖化德能，使救恩奧蹟真實如斯。慶祝基督的逾越奧蹟，不是重述這奧蹟，重複的是慶典示現的救恩果實，使基督一次而有決定性的救贖犧牲，常在時間中臨在。正如教宗大額我略所注重的：救恩源於天主聖三的奧蹟，在耶穌身上和祂的生平事蹟中彰顯。聖經是「奧蹟的呈現」的宣告，故此又是奧蹟的聖事，對這宣告的認識稱為「天主奧蹟的明瞭」。整個聖事觀的脈絡，繫於救恩史，而救恩史則繫於基督，教會的禮儀聖事則是基督

¹⁹ 參：張春申，〈禮儀與聖事——《天主教要理》第二部分之簡介與反省〉，《神學論集》100期（1994夏），268~270頁。

在歷史中延續救恩的行動。²⁰

從作為公共歷史事件的基本經驗，到聖經對救恩奧蹟的解釋，再到禮儀中對救恩事件的重覆慶祝，每一代人在當下的生活場景中對「救贖的歷史」進行解讀。每一代人的儀式經驗並沒有重疊反複，相反，它匯入並成為歷史經驗的一部分。在基督第二次來臨之際，生生世世，天主在禮儀慶典中，歷史性地與人相遇。因此，有一種慶祝活動源於天主聖言的救恩事件，反過來產生了天主聖言，同一慶祝活動為天主子民「再生」了此一天主聖言。據此，天主聖言將通過禮儀不斷地被講述和更新，被頌唱和傳遞，啓示、宣講和慶祝互動合一。

²⁰ 參：Carlo Rocchetta, *Sacramentaria fondamentale. Dal mysterion al sacramentum* = *Corso di Teologia Sistemática* 8 (Bologna: EDB, 1989) 275. 轉引自韓大輝：〈從「奧蹟禮儀化」看教父的聖事觀〉，《神學年刊》第十三期（1991~1992 年），55~123 頁。